

2005 年第 6 期
(第 25 卷总第 106 期)

贵州民族研究
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 6, 2005
(Vol. 25, General No. 106)

台湾平埔族群文化变迁及其原因试析

罗春寒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平埔族群在清代被汉文化所融合, 其文化变迁速度之快, 传统文化消失之彻底为其它台湾少数民族所仅见。文章首先阐述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过程, 然后对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原因作了分析, 并认为平埔族群文化发生变迁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最后文章还对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实质作了探讨。

关键词: 平埔族; 文化变迁; 原因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6959 (2005) 06 - 0166 - 05

The Cultural Change of Pinpu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and the Trial Analysis for Its Reasons

LUO Chun-ha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Pinpu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rovince was integrated into Han culture in Qin Dynasty. The speed of its cultural change was rapid and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completely disappeared, so that no other minorities in Taiwan could be matched.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firstly narrate th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change of Pinpu ethnic groups, then analyze the reasons of the cultural change of Pinpu ethnic groups and point out two reasons to cause the culture of Pinpu ethnic groups to be changed, one is objective and another is subjective. Finally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substance of the cultural change of the Pinpu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Pinpu ethnic groups; cultural change; reasons

平埔族群曾经是台湾历史上人口最多, 分布最为广阔的族群之一, 但从荷兰殖民统治起经郑氏时代到清朝统治台湾短短的二个多世纪里, 平埔族群却最先被汉文化所融合, 其原有的语言、习俗、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结构等特征基本消失。关于平埔族群文化变迁过程, 曾引起清代台湾地方官员及近现代中外学者较多的关注, 但对其文化变迁原因的研究却鲜有涉足, 故仍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收稿日期: 2005 - 09 - 29。

[作者] 罗春寒 (1967 —), 男 (水族),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贵州民族学院副教授, 长期从事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 166 •

一、平埔族文化变迁过程

1、清以前台湾平埔族群文化的变迁

平埔族群是除高山族之外已汉化的台湾少数民族泛称。清雍正年间陈伦炯的《东南洋记》中将平埔人称为“平埔土番”，这是有关平埔族群名称的最早记载。平埔族群由十来个亚族群组成，主要包括：西拉雅、洪雅、巴则海、巴布拉、巴布萨、道卡斯、凯达格兰、噶玛兰和邵等。万历三十年（1602年）陈第随沈有容赴台驱逐倭寇，借机在台湾西南部地区作考察，回来后写成著名的《东番记》一文，文中所述的“东番夷人”就是后来的平埔族群的西拉雅人。陈第因此成为平埔族群田野调查第一人。

17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台湾因地处要冲，物产资源丰富而倍受觊觎。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西南部，此后的38年间，荷兰殖民者一方面为巩固殖民统治，在其势力范围所及之地，积极推行“宗教教化”政策，并帮助西拉雅人创制民族文字，用于书写经文、信函和契约等，影响颇大。为此，连横还作了评价，“当荷人据台时，大布福音，以牖土番，建教堂，设学校，译圣经，授十诫，30年间，实收其效”。另一方面为最大限度地掠夺台湾资源，荷兰人不仅积极支持汉族移民台湾开垦土地，而且还从荷兰引进种牛，在平埔族群中推广牛耕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些措施尽管其目的是别有用心，但客观上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平埔族群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变迁。可以说，荷兰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让原始落后的平埔族群文化第一次经历了外来文化的洗礼，其封闭的文化壁垒被打破，为以后明郑乃至清朝时期更大规模的汉文化顺利进入台湾平埔族群社会铺平了道路。不过，荷兰殖民势力所及范围也主要在台湾西南部，当时这片地区的平埔族群主要是西拉雅人，所以受到荷兰殖民文化影响最大的也主要是西拉雅人而非所有的平埔族群。

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开始了郑氏政权在台湾长达22年的统治。郑氏政权在陈永华的倡议下，有组织、有目的地将大陆先进的封建主义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台湾地区，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社学”，鼓励平埔族群子女入学就教，规定平埔族群的“弟子能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役”。著名的西拉雅人四大社新港、萧垅、麻豆和目加溜湾因为居住地“又近郡治，习见城市居处礼让，故其俗于诸社为优”，成为郑氏社学成效最为显著的地方。在郑氏政权统治台湾的短短22年间，平埔族群文化在汉文化的濡染熏陶之下，摒弃其原始落后文化的内涵不断向汉文化靠拢。康熙统一台湾之初，部分平埔族群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前所述的西拉雅人四大社已是“知勤稼穡，务蓄积，比户殷富”，生活水平已接近汉族，居住地“嘉木阴森，屋宇完洁，不减内地村落”。

2、清代平埔族群文化的变迁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氏政权败降，清朝统一台湾。为维护台湾社会的稳定，彻底铲除反清复明的根基，清政府即下令严格控制大陆汉族特别是广东人移民台湾，对已移民台湾的，规定无家无室的单身男子必须遣返原籍，已有家眷者，经申报备案后可以留住，但如有违法乱纪者，或杖笞或押解回原籍治罪。但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已移民台湾的单身汉族男子想方设法东躲西藏逃避遣返，他们有的逃到深山落户山地族群，有的甚至娶“番女”为妻，生儿育女，取得合法定居权。与此同时，大陆汉族采取偷渡方式继续源源不断移民台湾。在清治台的二百余年间，台湾汉族移民人口直线上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达到60多万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猛增至190多万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时造报者计有男女三百二十余万人。”台湾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明郑时期不足二十万的基数增加十几倍达到三百多万人，显然不是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更多的是移民因素使然。而且移民台湾的汉族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单身男子，求生存谋发展是他们移民台湾的根本目的，加上他们年富力强，充分掌握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客观上说这些汉族移民是大陆先进农耕技术

的传播者。汉族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涌入台湾,足迹遍及少数民族地区,平埔人与汉族往来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汉文化对平埔族群社会的影响也随之加深。汉族移民的增加,台湾土地开垦的面积不断扩大,平埔族群的狩猎场地也在不断缩小乃至全部丧失,平埔族群传统的狩猎经济生活因此被彻底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摹仿汉人开垦土地,从事农耕生产。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岸里社巴则海人土目阿穆开垦猫雾,成为开垦台中的第一人。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平埔人积极主动开垦土地,说明平埔族群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业已确立。“下淡水等八社,不捕禽兽,专以耕种为务,计丁输米于官”。至于最先汉化的新港、萧陇、目加溜湾、麻豆等社,不仅学会了农耕,而且还懂得使用钱币与社商进行贸易,告别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与狩猎经济相适应的平埔族群传统文化,已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其文化变迁势在必行。

除汉族移民浪潮对平埔族群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外,清政府也不遗余力,积极推动平埔族群文化变迁,以巩固在台统治。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以国家政权为后盾,以制度的形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全面加强了对平埔族的“教化”。政治上,将被称为“熟番”的平埔族群居住区纳入统治版图,实行与汉族相同的行政统治模式,规定这部分平埔人承担与汉人一样的纳税、服徭役等义务。经济上,继续改革平埔族群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引进大陆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文化上,广泛开办“番社学”,传播儒家文化,兴利除弊,革除陋俗,促使平埔人移风易俗,皈依汉人。到乾隆年间“番社学”由清初的4所增加到47所,其中台湾县有5所,凤山县有8所,诸罗县11所,彰化县17所,淡水厅6所。在清政府“教化”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平埔族群完全抛弃自己传统文化内容,全面融入汉文化之中。据统计,到乾隆二年(1737年)止,又有多达110社的“生番”归化,其中凤山县有59社,诸罗县有22社,彰化县有24社、淡水厅有5社。当然这些“归化生番”包含有部分山地族群在内,但平埔人的“番社”占多数是肯定的。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把侵略魔爪伸向台湾,清政府治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除加强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外,在对待台湾少数民族问题上也一改过去消极的“汉番隔离”政策,开始实施积极的“开山抚番”战略。此后的二十年间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速度骤然加快,至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止,平埔族群已融合汉族之中。

二、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原因试析

1、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标志性特征

在清政府统治台湾两个多世纪中,除噶玛兰、巴则海和邵尚存某些传统文化的特征外,其余的平埔族群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其文化变迁的标志性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经济取代了原始的狩猎经济,昔日草地逐鹿的生活方式被定居的农耕生活所取代。农业生产水平已接近汉族水平,“归化已久熟番,亦知以稼穡为重,凡社中旧管埔地,皆芟刈草莱,垦辟田园。有虑其旱涝,亦学汉人筑圳,从内山开掘,疏引溪流,以资灌溉,片隅寸土,尽成膏腴。”部分地区平埔族群使用的生产工具与汉族一样。如新港、目加溜湾、麻豆、卓猴等社“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淡水逢山、后垵诸社“耕种犁耙诸器,均如汉人”。

第二、未被汉文化融合前,各平埔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在同一亚族群内部还有使用不同语言的现象,“今就凤山熟番八社,其语音亦不相通,况其他乎?”。到十九世纪末,“满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时,大部分平埔族群的语言文化都已失殆尽了。”他们转而使用汉语方言的闽南话或客家话作交际工具。而且封建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相当成效,平埔族群中不少人接受了正规汉文化教育。1897年,伊能嘉矩仅在旧淡水县十九个平埔村社中就发现六名秀才。其受汉文化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第三、婚姻形态上,原来母系社会夫从妻居的对偶婚习俗开始向父系社会妻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制过渡。平埔族群婚姻形态的变迁,在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中记载最为详细,“熟番初归化时,不

择婚，不请媒妁，男皆出赘。……迨日番社亦知议婚，令媒通好，以布、帛、酒、果或生牛二先行定聘礼，亦有学汉人娶女，不以出赘者”。

第四、传统的风俗习惯逐渐消失，原始宗教信仰被儒家文化信仰或佛教、道教逐渐取代。据蒋毓英《台湾府志》记载，归清之初，平埔族群的传统文化保留基本完好。清朝治台的二百年间，平埔族群传统文化消失殆尽。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俗与汉人无异。不同族群原有的文身、打牙、除毛、贯耳、猎首等习俗基本被摒弃。1895年后伊能嘉矩到台湾平埔族群地区作调查，他发现许多平埔人已经汉化，在北投社与毛少翁社，“实地调查的结果，发现平埔蕃的习俗与语言，都被汉人同化了，而且通婚结果（虽然与汉人通婚的例子不多），年轻的平埔蕃在体格与面貌上，已经看不出与汉人有什么区别。”在小基隆社，平埔“女子都学汉人缠足，已完全忘记了固有的语言。”

第五、改“番姓”为汉姓。乾隆以后，清政府开始在平埔族群中推行所谓“赐姓”政策，不少平埔人改用汉姓。改用汉姓后，一方面便于清朝统治者对他们实施“编户齐民”，加强管理；另一方面汉姓作为汉族标志性符号为平埔族群所使用，也使平埔人更易认同为汉族。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清政府一直继续推行“赐姓”政策，其“结果竟弄成蕃人与汉人无法区别。”

2、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原因

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原因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个方面：

（一）客观原因

第一、汉族封建文化与平埔族的原始文化相比，实力优势明显，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代表，几千年来以中原为发祥地的华夏文明，以一种“滚雪球”的方式，在不断吸收、融合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在封建主义时代，汉文化包容性强，它的“磁场效应”对其它相对落后的民族文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而一直处于封闭孤岛之中发展极其缓慢的平埔族群文化直到明朝末年仍旧处在原始氏族公社发展阶段，荷兰殖民统治和郑氏政权据台的几十年间，个别族群传统文化虽有变化，但绝大部分的平埔族群传统文化并没有受到深层次的冲击。换言之，当时平埔族群传统文化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清朝统治台湾二百余年间，随着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汉文化的优势地位迅速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平埔族群原始落后的传统文化为汉文化所融合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汉族人口不断移民台湾，短短的两百年间台湾汉族人口达到三百万之众，与单靠自然增殖人口才十来万的平埔族群相比，汉族占有众多人口的优势，这种“汉多番少”的人口格局，在文化的接触与涵化过程中，使平埔族群文化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大量单身男子移民台湾还造成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不少汉族男子或入赘平埔人村社或娶平埔妇女为妻，更加快了平埔族群传统文化的变迁。

第三、汉文化有清政府强大的政权支持，这是平埔族群文化迅速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政府在台统治虽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但总的来说，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方位推动平埔族群汉化是清政府一贯做法。特别是乾隆以后，清政府开始放松移民台湾的限制，鼓励开垦，从而加速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进程。清初，面对汉族土地开垦大军，平埔人往往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事实，改变过去传统落后的生产观念，主动接受汉族先进的农耕文化；要么逃避现实，迁其族于深山老林之中，继续过着原始落后的生活。选择前者的族群大都有较早接触汉文化的传统，如西拉雅、马卡道等族群，因此他们融入汉族的时间更短程度更深。选择后者主要有道卡斯、巴布拉、猫雾、洪雅等族群，他们从西部迁居东北部等地变成所谓“流番”，使其传统文化得以暂时保存下来。但随着台湾土地的进一步开垦，农业生产方式从西部向山区的扩展，他们为汉文化所融合仍然不可避免。到1875年台湾建省的时候，清政府决定“开山抚番”，全方位推动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甚至居住在山区的山地族群也别无选择，纷纷“归附”，纳入版图，变成“熟番”。这种情况下平埔族群融合到汉族之中遂成定局。

(二) 主观原因

第一、平埔族群内部亚族群众多，相互之间的关系犹如一盘散沙，语言风俗互异，各自为阵，没有形成民族认同心理，族群意识淡薄，其传统文化没有整合形成合力，故在汉文化咄咄逼人的态势下，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为汉文化所涵化。我们从平埔各族群文化变迁的先后快慢进程看，事实也是如此。

第二、平埔人放弃原有的游猎生产方式，转而从事农耕生产，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必然性。游猎生产方式与定耕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因为更多地依赖大自然的赐予而显得相对落后。历史上为生存发展，一个民族放弃落后的生产方式，选择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十分常见的，平埔族群也是如此。在汉族大规模开垦台湾土地之前，平埔族群从事游猎生产尚能维持生计，随着土地的大面积开垦，自然环境进一步破坏，他们继续从事游猎生产，猎获物必然大不如从前，为维持生计平埔族向汉族学习转而从从事农业生产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平埔族群最早与汉族接触，对汉族农业生产方式的先进性早已耳濡目染，加上他们居住的平原丘陵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气候适宜等也适合发展农业生产，这也为转而从从事定耕农业生产提供十分有利的自然条件。

第三、平埔族群拥有与山地族群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质，平埔族群文化对外来文化很少有排斥力，故而较易融入到外来文化中去。平埔族群对外来文化具有包容性，与其最早与外来文化接触密切相关。十七世纪以来，平埔人就不断与外来文化交流，对外来文化他们的态度是主动接受多于盲目排斥，荷兰殖民者能够在平埔族群地区顺利传播基督教，郑成功复台之后，“土番各社，俱罗列恭迎。”以及在清文献中大量记载平埔族群首领主动向清官员表示友好，或帮助清政府镇压其它族群的反抗，或“叩送户口清册，业已遵制薙，呈请收入版图……。”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学者在平埔族群地区发现不少平埔族子弟考中秀才，还在平埔人家中发现墙壁上挂到世界地图，以及他们甚至比汉族更热情好客等等，这些比比皆是的事例，无一不说明平埔族群文化的开放性和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特质是确实存在的。

3、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实质

文化的接触是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平埔族群文化的变迁是先进的汉文化与平埔族群原始文化接触交流的必然结果。平埔族群的文化变迁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融合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面对汉文化的冲击，平埔人既有被动接受的无奈，也有主动接受的欣然。我们认为在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道路虽然不是平坦的，但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平埔族群原始社会体制迅速瓦解，一跃跨入封建社会门槛，这是历史事实，其进步意义是不能任意抹杀的。

参考文献：

- [1] 连横. 台湾通史, 卷二十二 [M]. 中华书局, 1983.
- [2] 郁永河. 稗海纪游, 卷中 [M]. 台湾文献丛刊第 44 种.
- [3] 陈孔立.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 [4] 蒋毓英. 台湾府志, 卷之五, 风俗·土番风俗 [A]. 引自台湾府志 (三种本) [Z]. 中华书局, 1985.
- [5] 余文仪. 续修台湾府志 [A]. 引自台湾府志 [Z]. (三种本), 中华书局, 1985.
- [6] 朱仕玠. 小琉球漫志, 卷十, 下淡水社寄语 [M]. 台湾文献丛刊第 3 种.
- [7] 李壬癸. 平埔族研究通讯, 发刊辞——台湾研究新贵——〈平埔族研究通讯〉创刊 [Z]. 1994 - 11 - 19.
- [8] 伊能嘉矩著, 杨南郡译. 平埔族调查旅行——伊能嘉矩〈台湾通信〉选集 [M]. 台北: 远流事业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6.
- [9] 铃木清一郎著, 冯作民译. 增订台湾旧惯习俗信仰 [M]. 台北: 众文图书公司印行, 1994, 05.
- [10] 陈淑均. 噶玛兰厅志, 卷五 (下), 风俗 (下), 番情 [Z]. 台湾文献丛刊第 160 种.

(责任编辑: 周真刚)